

犹大是甚么派的？

前事不忘之（四）犹大书

引言、犹大书「其身不正」？

当大家看到犹大透过《犹大书》严辞厉色地指责甚至咒骂混入教会败坏基督信仰的「假师傅」的同时，却不能不正视《犹大书》本身会有某种「**其身不正**」的可能。这个「其身不正」，仔细分开又可以从三方面讲。

第一，**其名不顺**——关于《犹大书》的作者的身份（名义）和「权威性」，历来就曾惹来过好些「质疑」。他究竟是哪个「犹大」，已经有多种说法；不过他既说「**你们要记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17），就肯定他本身一定不是「使徒」。既非使徒，则他说话的**权柄何来**？马可、路加等福音书的作者虽然都不是使徒，但是，他们却肯定与大名鼎鼎的，曾经得到主耶稣亲自「钦点」的使徒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和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有亲密往来，他们的写作于是就有肯定的权威来源，而且，他们本身在《圣经》中也有份「粉墨登场」（例如提后 4:11 保罗一口气提到他们：「**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处。**」）多少为当代信徒所认识。但《犹大书》的作者这位犹大，却并没有甚么广为人知的事迹可以让人确认其身份与权威。若说他是「主的兄弟雅各的兄弟」，即使是这样，但「认亲认戚」就可以建立权威么？甚至，由于《犹大书》与《彼得后书》从内容到字眼上都非常相似——

《彼得后书》	《犹大书》
<p>^{2:1}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地灭亡。……³……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p>	<p>^{1:4}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上帝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p>
<p>⁴ 就是天使犯了罪，上帝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⁶ 又判定所多玛、蛾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p>	<p>⁶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炼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⁷ 又如所多玛、蛾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地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p>
<p>¹⁰ 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¹¹ 就是天使，虽然力量权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¹² 但这些人好象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以备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p>	<p>⁸ 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⁹ 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¹⁰ 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事上竟败坏了自己。</p>
<p>¹⁵ 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珥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p>	<p>¹¹ 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p>
<p>¹⁷ 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催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p>	<p>¹² 这样的人……¹³ 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p>

于是，就有人因为这许多「雷同」的存在，而更认为《犹大书》不过是《彼得后书》的抄袭或简化版本而已，本身并不是一封真正的书信。说得更严重些，就是究竟有没有「犹大写《犹大书》」这回事也成疑问。总之，《犹大书》自己「其名不顺」，身份与权威都成疑问，又凭甚么「名义」去指骂别人是「假师傅」呢？

第二，**其言不逊**——当犹大不断指责那些「假师傅」好「毁谤」、「讥诮」、「私下议论」和「说夸大的话」的同时，但大家看《犹大书》自己，犹大的言辞却是非常凌厉，好些说话更不留余地，是很恶毒的咒诅，譬如骂那些人是「做梦的人」、是「畜类」，是「自古被定受刑罚.....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的，即是「他们是必死无疑只有等死落地狱的份儿」，如此的「出言不逊」，会不会也是某种好「毁谤」、「讥诮」、「私下议论」和「说夸大的话」的表现，最多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甚至倒过来是一百步笑五十步呢？

第三，**其身不正**——最严重的，是《犹大书》引用了好几个并非来自《圣经》（这里指《旧约圣经》）的例证，例如「天使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9）并不见于圣经记载，而可能是失传了的伪经《摩西升天记》里头的片段，「亚当的七世孙以诺的说话」（14-15）也不见于圣经，而是来自伪经《以诺书》的引文。另外，关于「不守本位的天使」（6）的事迹，圣经虽有零星片段，但犹大更可能根据的「资料来源」还是《以诺书》。犹大把这些例证当为「权威」来印证他所提出的教训和教义，但是，这些例证却是出自所谓「伪经」的。「伪」虽然不一定有「作假」或「必错」的意思，主要指的是这些书的作者都是「托古人之名」而「创作」的，但是主流犹太教和基督教最后都不接受它们为《圣经》的一部分，一定有其原因，至少是「权威性不足」。但是，犹大却引用它们，这样，会否也构成某种误信「假师傅」的嫌疑，结果是「门前拒狼而门后引虎」呢？如此「其身不正」又怎能服人？甚至使人疑心犹大自己才是「假师傅」哩！

以上三点，每点孤立来看也许不太严重，但并起来一起看，更加之《犹大书》这样严辞厉色地指骂「假师傅」的这个核心主题，对照来看，就十分严重了，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当中《犹大书》是否有某种「其身不正」的可疑之处。简言之，当犹大指骂那些「假师傅」并不是真正的教会和基督信仰的权威的时候，我们要问：犹大自己又凭甚么「身份」和「权威」这样说呢？当他指骂那些「假师傅」没有资格论断「使徒」的时候，他又凭甚么资格去论断这些人呢？当他一再教训我们必要坚守使徒的说话——笼统说即是《新约圣经》的时候，他为甚么又要引用权威性不足的「伪经」自打嘴巴呢？

用个比方的讲法，犹大一时之间好象是极端的「基要派」，要我们持守《圣经》真理一字不苟，但一时之间又好象成了「自由派」，在使用《圣经》与「非圣经」的时候，却是相常的「自由随便」——究竟犹大是甚么「派」的呢？今天的信息，我就是想与大家一起搞清楚针对《圣经》权威的这一层，「犹大究竟是甚么派的」这个重大的问题，并进一步厘清我们作为基督徒，坚守圣经真理究竟是怎么「守」法的，好延续上一篇关于「保守」的主题信息，亦作为本系列的一个总结。

一、志同则名顺

对于圣经的「成形」，我们或者会有两个截然不同但同样错误的观念：第一个是以为圣经是「天跌下来」的，一开始就已经很神奇、神圣地出现了的，然后大家就把它奉为绝对权威和经典。第二个是以为圣经是经过「开大会」才能定形下来的，是各支派或各教会各派代表商量讨论，最后甚至可能用「一人一票」的方式定出最后的「出线名单」——即最后哪些经卷可以「入选」为圣经，而「落选」的就成了次经、伪经甚至异端了。简单说，前者把圣经看得太「神化」，后者又把成圣经看得太「人化」，都是错误的。

我说过许多次了，圣经是「情信」、是「家书」、是「遗嘱」，是专属于信徒群体的「内部文献」。事实上，**圣经**（旧约及新约）的「成形」都是与**信徒群体**（以色列人及基督教会）的「成形」同步和互动地并进的，密不可分。

先讲讲旧约。譬如《摩西五经》不是摩西一个人在西乃山上「打坐冥想」然后「开天眼得启示」而写下来的，也不是他在西乃山的山洞里意外寻得一本用「秘符」写成的「西乃真经」然后将它「翻译」过来的。《摩西五经》主要写的是以色列民族、国家和信仰「成形」的历史、规范和预言——亚伯拉罕被召是**民族成形**的开始、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是**国体成形**的开始、西乃山领受诫命律法是**信仰成形**的开始——而摩西正正就是在这个「成形」的过程中写下《摩西五经》的。又譬如绝大部分《先知书》写的都是以色列人亡国与复国的历史、教训和预言，而先知们也是在这个亡国与复国的过程中写下这些先知书的，而不是在沙漠旷野里「闭关创作」的。简言之，旧约写的是以色列人的「成形史」，而旧约本身也是在以色列人的「成形」过程中被写成的，即是说，它的**写作内容与写作过程**是互相依存、互相印证的，都紧紧扣连于以色列民的「成形」。虽然最后可能会有一些「形式上的会议」通过最后公认哪些旧约经卷为圣经，但事实上，这些经卷早已经在以色列人中流传了千百年，早已被「默认」为圣经了。总而言之，这些经卷之所以成为权威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它们通得过「学术审查」或「科学鉴证」，而是因为它们是实实在在地**「伴着以色列人成长」**的，与以色列人的命运生死相连，早已难解难分。

新约圣经的「成形」过程也相类，不同的是它紧紧扣连于的信徒群体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基督教会**。我也说过了，新约圣经的每一卷书，几乎都可视为「遗嘱」，是主耶稣的仆人留给他们的群羊的「遗训」。他们写圣经不是为了「做研究」或「著书立说」，他们全无意于「成一家自言」，他们念念不忘的是保存、保守和传扬他们直接从主耶稣基督或者间接从使徒们承接过来的**福音真理**。他们的写作都是针对着教会在「成形」过程中的实际和迫切需要的，或为解明福音（如《四福音》和《罗马书》）、或为对抗异端（括包大部分的《书信》）、或为处理众多教会内部的问题（如保罗的《教牧书信》）、或为应对外在世界对教会的质疑与逼迫（如《启示录》写到教会当如何在迫逼中持定盼望）、甚至本身就是教会「成形」过程的实录（如《使徒行传》）。总之，所有新约书卷都是在教会「成形」的过程中写成的，而它们所写的内容，也紧扣着教会「成形」中的各种关注。当然，在一切关注之中的最大关注，就是坚守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个终极信念，因为基督教会之为基督教会，其基石就是在这个认信之上，寸步不能让。

与旧约的情况一样，虽然最后可能会有一些「形式上的会议」通过最后公认哪些新约经卷为圣经，但事实上，这些经卷早已经在众教会中间流传了几十以至数百了，早已经被「默认为圣经了。总而言之，这些经卷之所以成为权威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它们通得过「学术审查」或「科学鉴证」，而是因为它们是实实在在地「**伴着教会成长**」的，与教会群体的命运生死相连，早已难解难分。

事实上，我们也绝对不能单靠「签名」（如彼得、保罗）或「名衔」（如使徒、长老）来决定某卷书是否权威或圣经，因为「签名」可以伪冒——帖后 2:2 保罗就提过「冒名」的问题：「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而「名衔」也可以虚挂——徒 1:17 彼得提到「加略人犹大」的时候也这样说过：「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分**」，可惜这个「使徒」犹大竟然背叛了基督，作出与他的使徒「职任」截然相反的恶事。

至于压倒性重要的权威根据，应该是那些文献本身的具体内容与信仰立场对于教会的「成形」——**成形在耶稣基督里**，有没有真正和重大的贡献。关于教会应该怎样「**成形在耶稣基督里**」，很想与大家简单分享一段圣经：

^{4:1}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²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³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⁴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⁵ 一主，一信，一洗，⁶ 一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⁷ 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⁸ 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⁹ 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¹⁰ 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¹¹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¹²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¹³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¹⁴ 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¹⁵ 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¹⁶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段经文，表面上看，有关于「**肢体相交**」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有关于「**正统教义**」的（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有关于「**教会建制**」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不过，大家千万不要把它们解到肢离破碎，东拉西扯，讲成泛泛的伦理教训和僵死的教义规条，因为这一切都是有着活泼和同一的焦点和目的：正面上讲，就是「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负面上讲，就是「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就叫做「**成形在耶稣基督里**」。总而言之，任何称得上为圣经的经典，都必需符合这个最起码的基准，能够帮助教会正确地「成形」，或倒过来守护教会免于被异端邪说「扭曲变形」。

彼得、约翰和保罗等使徒之所以「大名鼎鼎」，不是因为他们「**跟过主**」或「**辈份高**」或「**上过三层天**」，而是因为他们的教训和行事在帮助教会「成形」或防止教会「变形」上面，的而且确有功不可没甚至无可取代的伟大贡献。将使徒们的作品「看高一线」定性为圣经作为我们信仰上的最高指引，绝对是实至名归的。

至于《犹大书》的作者犹大，虽然他不是使徒，也没有那么「大名鼎鼎」（连乃兄雅各都远远不如），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看出，犹大是使徒们的「同志」——他极力地维护「使徒」们的教训的权威，反击一切毁谤使徒教训的「假师傅」。不过，他为之的却不是使徒这些「人」本身，而是为着坚守一众使徒们同样极力地传诵的**福音真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主」的这个绝对真理，并为此而喊得声嘶力竭、不遗余力。再说到《犹大书》与《彼得后书》有许多「雷同」的问题。他们彼此之间既然是「同志」，则「雷同」其实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比起那些专喜欢「标新立异」的「假师傅」，这反而更能使我们肯定犹大的确有间接的「使徒权柄」。

总而言之，**志同则名顺**。犹大虽然没有狭义的「使徒」的名衔，但是，他在维护使徒的教训和权威上却不遗余力，也立下了很好的榜样，用所谓「团队」的观念来看，实在可视之为「使徒的一部分」或「广义的使徒」，对早期教会「成形」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的。

二、道合则身正

关于犹大引用圣经以外（例如「伪经」）似乎「权威性不足」的资料作为引证的做法，我请大家先不要「神经过敏」。关于这类对「权威」的看法的「神经过敏」的表现，福音书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可 9:38 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³⁹ 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⁴⁰ **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

使徒约翰当然不至于狂妄到因为那个人「**不跟从我们（门徒）**」就「禁止」他，而是「推论」认为那个人既不像使徒们那样「直接」跟从主，就「权威性不足」了。主耶稣的回答却提醒他，也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那人个是否「像使徒那样直接跟从主」，而是他是不是真的「**奉主（我）的名**」而行的。

在定性、判别圣经及非圣经的权威性时，我们也可以与这段经文类似的原则。彼得、约翰、保罗等的「**使徒权柄**」自然极为重要，也是判别圣经真伪的重要基准。不过，那不是必需和最深层的判准。必需和最深层的判准，是实实在在地「**奉主的名**」或倒过来说「**归荣耀与基督——我们独一无二的主**」。即是，某些经典文献虽最终不获教会接受为圣经，正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不是人人像使徒般「直接跟从主」的，但不意味「间接跟从」的就毫无合法权柄以至必须被「禁止」说话。主说「**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我们大可以放胆和灵活一些，就是但凡最终能够「**荣耀基督**」的文献或其中的部分片段，我们都可以适量地加以运用。

事实上，犹大虽然引用这些「经外文献」，但他真正要维护和肯定的，肯定不是这些「经外文献」的权威性，想拿它们出来与圣经等量齐观。犹大一心坚守的，第一层是「**使徒教训的权威性**」，第二层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的绝对性**」，他对「伪经」的运用，绝对没有超出这个目标和这条限线。总之，犹大是经高度选择才采用这些「经外文献」的，与

胡乱套用异教文献，混乱圣经真理与异教邪说，然后说到万教同源殊途同归的做法，毫不沾边。如果你是「正常」地读《犹大书》的话，它会引导你认真用心去读「**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新约圣经）**」，去「**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以至去「**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而不是去胡思乱想，去天天查考「伪经」，去考究摩西的尸首最后的下落怎样，天使米迦勒的样子是怎样的，不守本位的天使怎样离开自己的住处.....若你读经读成这个样子的话，那是你自己「不正常」，与犹大无关。

犹大本人一心坚守和勉励信徒坚守的是「**主道**」，他极力维护的众使徒所传诵的也是这个「主道」，而他引用部分的伪经要以之来引证的还是这个「主道」，简单说，就此而论，这三者都是「**道相同**」的。犹大虽然引用了「经外文献」，但光明磊落，正大光明，没有半点偏离「正」道的意图或结果，这就是**道同则身正**——其道若同，其身则正，倒不必摆出个「懒正统」到好象「异端裁判官」那样的吓人模样。

三、情真则言逊

至于犹大的「出言不逊」，骂人骂得太狠太毒，其实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得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许多本来十分温驯的动物，一旦怀孕或意识到要保护牠们的胎儿或雏小，都会忽然变得非常「凶暴」。你是牧人，要保护你的小羊，你可以对侵入的狼客气吗？讲礼貌吗？斯斯文文吗？说句心底话，我很讨厌今天「主流教会」里的那种「斯文」——事实上是充满「英式贵族主义」和「美式中产主义」的恶俗与铜臭。若按照那种「英式贵族主义」和「美式中产主义」的标准，圣经里其实没有几个「斯文人」，连主耶稣、摩西、施洗约翰、保罗等等都不是，他们都是「言语粗鄙」、「行为粗鲁」的人——拿那些衣冠楚楚出口成文的「祭司文士」与他们一比，就清清楚楚了。

事实却是，你如果对主耶稣动情，你能忍受「假师傅」对主的低贬践踏吗？你如果对小羊动心，你能忍受小羊被那些人蒙骗欺哄吗？你岂不也要开口破口大骂吗？**情真则言逊**——其情既真，其言则逊。真谦卑（谦逊）不是伪善矫饰、阴声细气的客客气气，而是真情真义地实话直说。

总结上面三点，我们可以看到《犹大书》与「使徒同志」、与「基督道合」、对「小羊情真」，而志同则名顺、道合则身正、情真则言逊，所以《犹大书》是完全符合作为圣经的标准，实至名归的。反之，那些「假师傅」又怎样呢？他们与「使徒异志」、与「基督异路」、对「小羊情假」，而志不同则名不顺、道不合则身不正、情不真则言不逊，管他衣冠楚楚出口成文，一望而知绝对是「非我族类」，不要说是犹大，但凡真正忠于教会、属于基督、爱护小羊的「自己人」都必要起而攻之，绝对不要「容情」和「留力」。

结语、浪迹三十年，只见这两派

信主三十年，在教会圈子「事奉打滚」了七、八载，在神学院里也「学术纠缠」了三、五年，曾经以为基督教有许多的「门派」，譬如基要派、正统派、新正统派、保守派、福音派、新福音派、灵恩派、自由派，甚至「不信派」等等等等，不过，最后我终于发现，原

来来去去只有两大派：第一派是即使拿在手里的是「经外文献」，都可以讲出原原本本的圣经真理来的；第二派是即使拿在手里的是《圣经》，都可以讲出一大堆毫不相干的常识俗套甚至背道而驰的异端邪说来的。这两大派使我们想起圣经里一个别具深意的典故：

*2:1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²「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³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⁴他就召齐了祭司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⁵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⁶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⁷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甚么时候出现的，⁸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找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⁹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¹⁰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地欢喜；¹¹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¹²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我们实在不知道这几个「东方博士」读了甚么「经」，而竟可以千里迢迢地找到耶路撒冷来，这里与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地伯利恒城只有咫尺之遥，只差少少。我们却知道那些「祭司文士」所读的一定是《圣经》，不过，他们虽然本来近在咫尺，还晓引经据典，却没有一个跟随几位「博士」到伯利恒去朝拜主耶稣。——很「有趣」吗？基于这个典故，大而化之，我就称上述提及的第一派为「东方博士派」，第二派为「祭司文士派」。

单单在这个礼拜里，我又再一次有相类似的感触。为了编写主题页《弃暗投明》，我要痛苦地读完那本《失落的秘符》两次之多，看到的是一个所谓「基督教国家」里却几乎没有一样东西是基督教的，更看到许多所谓「牧师」和「学者」都十足那些眼盲心瞎的「祭司文士」；但是去看电影《孔子》，撇去那些「无中生有」的情节，看到的却是许许多多基督信仰的影子，隐隐觉得孔子好象就是一位「东方博士」，只差少少就可到基督那里。

当然，今天已经不是「孔子时代」，白纸黑字的新旧约圣经已在，我们绝对不能架空圣经而空谈「现在」信守儒家不信耶稣是否也能得救等问题。我只是说，一个真真正正相信圣经权威的人，他心里必定有圣经，他整个人都会被圣经所「融化」。因此，他读的或讲的即使是「教外文献」，他都必会依圣经真理将它们「过滤」和「升华」，以切合和不偏离他的基督信仰，必要时更不惜忍痛割爱，放下那些文献。

总结本系列的信息：使徒见证传述的基督福音是我们不能忘的「前事」，背叛不信招致灭亡的惨痛教训也是我们不能忘的「前事」，两者一正一反，都是《犹大书》的核心主题。而圣经之所以如此重要和必需，是因为它正就是这些「前事」的最权威记载。好好读经为的就是「前事不忘」，因为这是保守我们的心不偏不倚，并能互相守望直到主来的最大要诀。最后，请大家务必记住，我们要「守」的，要永远牢记于心的，是犹大所说的两种「前事」，而不是法利赛人式、空洞无物的、只能用来吓人的「正统主义」。背对一张「圣经经卷名单」是不会得救的，「不忘前事」才是真正关键的。在「不忘前事」这个大前提底下，我也坚持「圣经无误论」，但那是实实在在的信仰必需，而不是吃饱饭无事做的学术争论，更不是自命正统用来吓人的「尚方宝剑」。坚持「正统」是为「爱主爱人」，而不是「为正统而正统」。偏离了这原则，本身已经是异端，包装成甚么「派」都是异端！